

定型性創作：是不是抄襲複製的行為？

定型性創作：是不是抄襲複製的行為？

劉仲嚴

助理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

E-mail: chungyim@ied.edu.hk

摘要

早期與創作相關的研究，都強調原創性的價值，並將抄襲複製的行為視為缺乏自信與自我表現的象徵。然而，近年來的研究顯示，青少年創作的繪畫帶有特定的意義，與其日常生活的經驗密切相關，並表示青少年的繪畫可視作社會文化的產品。所以，我們不能妄下結論，說青少年的抄襲複製行為只是毫無價值的模仿行為。本文旨在回答與定型性創作（stereotyped image creation）有關的一個基本問題：定型性繪畫是否只是一種抄襲複製行為？我將根據此問題，從定型性的意識形態、心理學與社會文化的觀點，解釋與模仿現象及定型性創作相關的關鍵議題。本文將以漫畫（流行視覺文化領域最常見的表現形式）為例，以不同方式闡述定型性創作可能的詮釋，並提出定型性創作不只是模仿，還具有心理、社會文化與教育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創作、模仿、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定型性創作

定型性創作：是不
是抄襲複製的行
為？

香港中學的資深藝術教師們，曾舉行一場個案會議，討論初中學生莉莉(化名)的案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莉莉投訴藝術教師在一次作業評分中，給她不及格的分數。藝術教師堅稱，莉莉關於「初戀」的一系列藝術作品，是直接抄襲日本的愛情漫畫。他還強調，「抄襲是一種嚴重違反」創作精神的行為，因此應該嚴格禁止。然而，莉莉完全否認她是抄襲，並堅稱她已經改變了原始漫畫的造型與情境，也重新創造某些新的素材，而不只是模仿。這是去年發生的真實案例，我亦受邀擔任該場個案會議的外聘顧問。我相信這不會是唯一個案，未來肯定會再次發生，但本文的目的不是詳細報導此件個案，我最關心的是莉莉與藝術教師間的爭議所引發的一個基本問題。該問題即為：定型性創作是否只是一種複製抄襲的行為？

在藝術教育中，複製被視為與原創相對立的無創意行為。根據 Lowenfeld 與 Brittain (1987) 所述：「兒童不應該複製。藝術應該是表現自我的工具，而不是膚淺地複製他人的想法與構思。大部分的複製品都沒有真正了解原作品的架構或意義(p.179)」。在現實的學校環境中，藝術教師總是會遇到學生交出定型性繪畫的作品。學生喜歡看漫畫、創作漫畫，因此會刻意模仿原始漫畫裡的人物，重覆練習創作自己的人物，但藝術教育通常是不容許這種模仿，因為模仿違反了藝術是創意學習的假設 (Lowenfeld & Brittain, 1987)。

誠然，早期與創作相關的研究，都強調原創的重要性，並將抄襲複製的行為視為缺乏自信的象徵。然而，近期研究提出的證據顯示，青少年的繪畫創作是社會文化的產品。因此，我們不能妄下結論，說青少年的抄襲複製行為僅僅是毫無價值的模仿行為。所以，本文旨在回答與定型性創作有關的一個基本問題：定型性繪畫是否只是一種抄襲複製行為？我將根據此問題，從定型性的意識形態、心理學與社會文化的觀點，解釋與模仿現象及定型性創作相關的關鍵議題。我將以漫畫（流行視覺文化領域最常見的表現形式）為例，以不同方式闡述定型性創作可能的詮釋方式，並提出定型性創作不只是模仿，還具有心理、社會文化與教育的理論基礎。

漫畫中的定型性意識形態與表現

在愈來愈趨全球化的流行視覺文化情境中，漫畫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視覺表現形式之一，也是日常生活最常見的藝術表現手法。青少年對這種特別的視覺文化表現形式接受度極高，也非常熱衷於模仿各種流行視覺文化（如漫畫書和電腦遊戲）裡的定型性形象，因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定型性美學看法。

定型性創作：是不
是抄襲複製的行
為？

看漫畫涉及一連串的轉換過程，包括透過創作者的生活經驗，賦予物體新的意義。在漫畫的世界裡，某些無生命的物體會被塑造成有生命的形象（任東明，1985）。蕭湘文（2002）試著將漫畫裡出現的角色，分類為兩種主要的定型性形象：第一種稱為定型性角色，把所有特色都集合至單一角色；第二種稱為個人角色，表現出個人最顯著的特色。定型性角色代表的是讀者實際生活體驗與漫畫角色特性間的接觸點；個人角色則是更注重個人的顯著特色與個人在現實世界的真實角色兩者間的衝突。事實上，某些角色在既定的社會習俗中是不被接受的，他們的特點就是反抗現有的社會與社會制度。就因為此種角色擁有鮮明強烈的反叛個性，所以青少年很容易受到這類角色吸引（蕭湘文，2002）。

漫畫的內容似乎遵循一定型性原則。一項針對少女愛情漫畫所做的研究（Baker, 1989）顯示，漫畫故事的劇情發展通常有四個階段，包括：開場、掙扎、解決衝突及結尾。雖然蕭湘文（2002）主張，已經定型的流行文化為創作者提供現成的創作模型，但漫畫故事的劇情架構就是遵循定型性形象的規則。這些規則不只暗示漫畫故事已定型的架構，也反映出在既定規則或象徵中就決定了主要漫畫角色的性別。

不同的性別通常會以不同的既定規則與象徵，來決定要閱讀的漫畫。根據少年漫畫與少女漫畫的既定規則與象徵，我們發現不同性別在選擇漫畫時的興趣也不同。除了閱讀，不同類型的漫畫也可幫助讀者融入自己與內文中的社會關係（Baker, 1989）。蕭湘文（2002）檢視了 Baker 的論點，該論點表示不同的性別與不同類型的漫畫間具有關聯性；舉例來說，男孩明顯喜愛簡單的漫畫故事，裡面的角色是具男子氣概的強大形象，故事充滿挑戰與刺激，包含許多戰鬥畫面；而女孩喜歡的則是有關浪漫、愛情與美麗的故事。

少男與少女漫畫清楚浮現性別的定型性意識形態。如上所述，既定規則與象徵構成了定型性的意識形態概念，而定型的意識形態概念則支配了少男與少女漫畫的主角特色。在這些規則與象徵中，兩種性別各有一套公認的系統，及不同的虛構表現方式。男性角色與男人的戰鬥在少年漫畫中相當重要；而少女漫畫突顯的強烈意識概念形象，就是愛情是最重要的考量，女性為了追求自己認為能帶來永恆幸福的愛情，應該犧牲自己的事業甚至生命（林志展，2000）。

早於上世紀 60 年代，Streicher (1967) 已證明在美國漫畫中的女性形象是如何呈現出定型性的形象。Glasberg (1992) 也曾針對類似主題做了一項研究，探討漫畫故事中都會愛情的三角關係。他發現兩種性別的部分描繪已經充

滿固定的形式。在三角關係中，男性形象都具有獨立的行為能力，擁有選擇愛情的力量，而女性的形象則是被動且依賴，不是具有性感的吸引力，就是無法吸引男性的不幸角色。

定型性創作：是不是抄襲複製的行為？

漫畫裡的英雄角色代表一種定型性現象，反映出社會對性別所設定的定型性的意識形態。Pecora (1992) 研究過一系列的超人英雄漫畫，發現英雄總是扮演著社會化代理人(socializing agent) 的角色，面對暴力威脅的世界一直在等待一位白人男性的出現，以恢復社會秩序並解決問題。在這些故事中，女性角色不是受害者，就是令人厭惡的人，或是事業很成功卻缺乏溫暖與愛的不完美人物。

在日本漫畫裡，也有這種對性別的定型性的概念。定型性的概念似乎已變成一種跨文化現象，同時存在於東西方社會。劉平君（1996）針對一套在台灣發行、非常受歡迎的日本漫畫，研究其中的女性形象意涵後，得出與 Pecora 類似的發現：在父權社會中，女性角色是用來滿足男性目光的性感尤物。他批評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嚴格遵守父權規則的事實，在男性主宰的社會裡，浪漫的愛情故事要求女性重現兩性關係中力量的不平等（劉平君，1996）。日本漫畫瀰漫著階級意識、封建觀念與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

綜上所述，漫畫裡的定型性表現不只反映在視覺表現形式，也反映在漫畫故事的內容，而兩者都是針對特定的意識形態。漫畫的主題與類型涵蓋了浪漫愛情與戰鬥故事等等。在漫畫中，創造意義的過程包含讀懂角色形象間的關係；讀者心理上必須融入才能詮釋角色形象，而閱讀的行為可視為滿足讀者心理需求的同時亦提供娛樂（蕭湘文，2002）。意義的解釋需要參與者投入想像力。讀者看漫畫時不一定會遵守其中隱含的規則、象徵或訊息，而是扮演主動的角色，創造與他們日常生活相關的新意義。

從心理與社會文化觀點詮釋複製行為

定型性的形象與模仿行為可從心理與社會文化觀點兩方面來解釋。Lowenfeld 與 Brittain (1987) 對複製採取負面評論，表示「大部分的複製品都沒有真正了解原作品的架構或意義」，而「藝術應該是表現自我的工具，而不是膚淺地複製他人的想法與構思(pp.179-180)」。創作活動中的藝術自發性可視為個人情感與想法的反映，也證明了調動邏輯思考的能力 (Naumburg, 1973)。從這個觀點看來，創作中的定型性的表現模式被認為是非自發的結果。

定型性創作：是不
是抄襲複製的行
為？

模仿行為可視為想要佔有某種事物的反映，而模仿本身就是想從高品質的表現形式獲得認同的必要過程 (Case, 2000)。McNiff (1981) 認為定型性的表現形式表示一種特定模式，即為重覆、如儀式般且高度受控制的一種表現方式，同時亦反映出一種不安的心理狀態，代表「缺乏自信而利用特定表現模式，且需要武裝自己，以對抗因面對在日常慣例外的體驗而引發的焦慮(p. 50)」。

定型性的表現模式亦可理解為一種有意識控制的形式，亦可視為與真正的創作表現相對立 (McNiff, 1981)。再者，定型性表現是有意識控制的反射，表示其遵守一種理想形象的傾向。McNiff (1981) 形容這種現象為「過度完美主義」(excessive perfectionism) (p.52)，係因為不相信個人能夠自發性地表現自我而導致。因此，人們傾向於「將不現實要求加在自己身上以達成理想目標」(McNiff, 1981, p. 52)。如此看來，定型性的形象似乎是藝術創作的負面現象。由是，當表現能力受到限制時，人就會逐漸變得「孤僻寡言或依賴定型性的溝通形式」(McNiff, 1981, p. 53)。在創作過程中，強調的是創作者表現自己的自由意志，象徵對社會限制的逃脫。如果創作者無法超越定型性的障礙，就會出現退化現象。根據 McNiff (1988) 所述，這反映出超越與釋放間的關係，也就是超越的過程與釋放個人有意識控制的重要性。

Case (2000) 在對兒童繪畫的案例研究中，證明了類似 McNiff 的觀點，即兒童的複製行為表示「某種自我的不足或缺乏(p. 37)」。

Case (2000) 提出的另一項觀點為複製的現象是缺乏原創性所造成。Case (2000) 在針對藝術治療團體中出現模仿行為的報告中進一步發現，兒童覺得需要模仿才能「與其他人一樣好」，即使他們不知道「他們畫的是什麼(p. 37)」。

在她的觀察中，兒童在獲得足夠的自信、感覺能有自己的構想前，會先模仿既有的形象 (Case, 2000)。兒童尋找模仿的理想形象，反映出他們對社會認同的認可，因為「社會對藝術家的認可，似乎仰賴個人藝術家身分透過創作作品的表現，所獲得的接受與承認…，社會認可不過是需求另一種的證明，證明個人需透過被他人所接受來建立正面的自我感覺(McNiff, 1981, p. 44)」。

此種認同亦代表被社會接受的象徵形式。然而，此種認同同時反映出對定型性社會文化認同的反抗態度，因為藝術家的人格與形象象徵著「藝術家不滿意定型性的社會認同，因為該認同屬於社會中墨守陳規的標準角色(McNiff, 1981, p. 44)」。

從此觀點來看，兒童為了製造象徵與定型性的形式而模仿，以讓社會因此而接受他們的身分，但同時又將藝術家的形象提升為具有創意且孤立的身分，且排斥標準化的社會，此理論本身就相互矛盾。事實上，此理論

很接近 Kaltenbeck (2003) 的論述，其指出「創新的藝術家為文化工作，幫助提升文化，但同時又反對文化與文明，試圖徹底改革文化(p. 106)」。雖然模仿的動機看似是正常行為，但對心理發展可能有負面影響。形象的模仿可視為反抗自我的無意識自發行爲 (McNeilly, 1989)，與現成形象的投射機制有關，所以爲了結合藝術與心理治療，採用了「自發藝術」的概念，作為「自我定位與深度自覺的工具」(Naumbury, 2001, p. 46)。

定型性創作：是不是抄襲複製的行為？

投射機制也是一種信念，人們藉此運用有力的象徵與他人溝通。所採用的方法就是鼓勵人們自發性地使用視覺象徵來表現情感，以達成「人類調適的新形式(Naumburg, 2001, p. 46)」。然而，並非所有形象都會受選為模仿對象：模仿的選擇自有其標準，優質的形象可能無法達成此標準 (McNeilly, 1989)。Case (2000) 補充說，此種投射將「良好的品質」從內在的毀滅情感拯救出來，而外在則為了安全而表現出個人的良好品質 (p. 38)」。

接下來我們該往何處去？

在藝術教育中，Duncum (1987) 為複製行為找出五層定位，指出複製是：1) 永遠不受歡迎的表現；2) 永遠不受歡迎的表現，但影響力卻可接受；3) 與表現對立，但對學習或有助益；4) 對學習有極大助益，以及 5) 對學習而言是必要的 (p. 205)。上述定位可提供不同但較為正面的觀點，讓我們從此觀點來檢視教育環境中的定型性的形象創作。確實，早期有關定型性繪畫的文獻都在討論兒童的複製現象。複製是受到廣泛討論的重要議題，詳細討論其與定型性繪畫的關聯性，因為定型性繪畫反映出複製行為，而複製行為則可能導致創造力下降。Cizek (Viola, 1936)、Harrison (1960) 以及 Lowenfeld 與 Brittain (1964) 均宣稱，複製無助於兒童的心理成長，甚至會削弱自我表現與創造力。Lowenfeld 與 Brittain (1987) 也指稱，「複製只是將一個表面複製到另一個表面，並未運用心智解決問題的能力(p. 180)」。

之後的數十年間，相關學術討論的焦點從強調兒童複製行為的負面影響，轉移到關心複製行為的潛在優點。心理學家與當代藝術教育家們對定型性創作始終抱持著對立的觀點。心理學家抱持負面看法，堅稱定型性的表現是自我形象如信心缺乏的症狀；而藝術教育家則認為定型性的表現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因此，雖然從心理學家的觀點看來，定型性的表現顯露出心理上的缺乏，但從教育學者的觀點看來，它卻與學習有關。

定型性創作：是不
是抄襲複製的行
為？

Smith (1985) 主張，大部分兒童根據自己的真實生活經驗，在連環漫畫中創造自己的圖像與自己的主題，而少有兒童維持著定型性的表現形式。定型性的表現的出現具有特定的模式。Wilson 與 Wilson (1982) 認為，在藝術創作中模仿有必然的優點，因為模仿可提供兒童表現藝術的方法，讓他們專注於描繪物體的細節。Eisner (1972) 則反對 Lowenfeld 與 Brittain 的理論，並主張兒童的藝術不一定會直接影響其成長。他指出塑造兒童藝術的其他重要層面，並試圖修改藝術發展的理論。Eisner (1972)、Kindler 與 Darras (1997) 都將藝術視為兒童藝術發展的學習過程而不是工具，並強調兒童的認知與其相關經驗，兩者之間是有交互關係並會互相作用。

近年來對青少年繪畫的研究證明，青少年會將現實世界中的社交生活與問題，表現在他們的繪畫中 (Duncum, 1987, 1993; Freedman, 1997, 2000; Wilson & Litgvoet, 1992, Wilson & Wilson, 1985)。而在藝術教育中，複製可能對學生有好處，因為複製可視作學習過程 (Eisner, 1972; Duncum, 1987; Lau, 2013; Pariser, 1980)。有些研究的焦點較著重於從跨文化的教育觀點，來研究定型性的表現形式的意義 (Wilson & Litgvoet, 1992; Wilson & Wilson, 1982, 1985)。另一方面，學生的自我認同是社會文化議題，也是個人議題，都會受定型性與反定型性 (counter stereotyped) 的美學概念的影響 (Lau, 2013)。從創意的微觀角度看來，定型性的形象創作業已成為亞洲族群創造力的重要部分 (Lau, 2011, 2012)。

回到莉莉的案例，我們可以理解，對大部分藝術教師而言，兒童複製抄襲不應受到鼓勵，因為它違反了藝術創作應該是原創的基本觀念，且複製是兒童缺乏自信心的表現。然而，這只是 Duncum 提出藝術教師應假設的五層定位之一。所以，與複製抄襲主題相關的問題，不是「應該或不應該」的問題，我們反而應該問自己，身為藝術教育家的我們該如何了解此主題。身為藝術教育家，我們應該善用複製的正面觀點。在藝術教育中，定型性的形象創作可能是學生想要建立身分認同的有效學習工具。對於較沒自信的學生，模仿也可能成為他們提升能力的實用方法。在設計藝術課程時，教師可重新考慮使用定型性的形象創作來設計教學策略，也可鼓勵學生展示其藝術作品，並取得同儕具建設性的回饋。最後，透過定型性的形象創作對教學觀點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做為穩固的基礎，並將概念付諸實行。

參考文獻

定型性創作：是不是抄襲複製的行為？

- Baker, M. (1989). *Comics: The critics, ideology and pow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ase, C. (2000). 'Our lady of the queen': Journey around the maternal object. In A. Gilroy & G. McNeilly (Eds.), *The changing shape of art therapy: New 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5-54).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 Duncum, P. (1987). Why study popular culture? A review. *Canadian Review of Education Research*, 14, 15-22.
- Duncum, P. (1993). Children and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pictures. *Journal of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12(2), 215-225.
- Eisner, E. W. (1997).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alternative forms of data represent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26(6), 4-11.
- Freedman, K. (1997). Artistic development and curriculum: Socio-cultural learning considerations. In Anna M. Kindler (Ed.), *Child development in art* (pp. 95-106). Reston, VA: The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Freedman, K. (2000). Social perspectives on art education in the U.S.: Teaching visual culture in a democracy. *Studies in Art*, 41(4), 314-342.
- Glasberg, R. (1992). The Archie code: A study in sexual stereotyping as reflective of a basic dilemma in American society.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6(2), 25-33.
- Harrison, E. (1960). *Self-expression through art* (2nd ed). Toronto: W. J. Gage.
- Kaltenbeck, F. (2003). Sublimation and symptom. In P. Adams (Ed.), *Art: sublimation or symptom* (pp. 103-121). London, New York: Karnac Books.
- Kindler, A., & Darras, B. (1997). Map of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Anna K. Kindler (Ed.), *Child development in art*. Reston, VA: The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Lau, C. Y. (2013, in press). Stereotyped Drawing as Stereotyped Aesthetics. *Visual Arts Research*.

定型性創作：是不
是抄襲複製的行
為？

- Lau, C. Y. (2012). Remapping the creativity of popular visual culture: A perspective of the Asian ethnic group.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Education*, 10(1), 36-56.
- Lau, C. Y. (2011). Group creativity in the popular visual culture of Asian ethnic groups: A model for art education. *Australian Art Education*, 34(2), 119-137.
- Lin, Z. Z. [林志展] (2000). *Comics, ideology, and pleasure: A study of the comic books and child readers*. [漫畫、意識形態與樂趣：關於漫畫書與兒童讀者的研究]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Taipei: National Taipei Teachers College [台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 Liu, P. J. [劉平君] (1996). *Interpre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female images of the comic of "Angel Heart"* [解讀漫畫城市獵人中的女性意涵].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 Lowenfeld, V., & Brittain, W. (1987). *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 (8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McNeilly, G. (1989). Group analytic art groups. In A. Gilroy & T. Dalley (Eds.), *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Selected essays on art and art therapy* (pp. 156-166). London: Tavistock/Routledge.
- McNiff, S. (1981). *The arts and psychotherapy*.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 Naumburg, M.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art therapy: Studies of the free art expression of behaviour problem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s a means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Chicago: Magnolia Street.
- Naumburg, M. (2001). Spontaneous art in education and psycho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Art. Therapy*, 40, 46-64.
- Pariser, D. (1980). Copying the "+1" phenomenon: How do children benefit from copying adults work? *Canadian Society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Annual Journal*, (11), 31-35.

- Pecora, N. (1992). Superman/superboys/supermen: The comic book hero as socializing agent. In S. Craig (Ed.),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media* (pp. 61-77).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Ren, D. M. [任東明] (1985). *The basic form of comic [漫畫基本造型]*. Taipei: Wu Ling Publications [台北：武陵出版].
- Smith, N. R. (1985). Copying and artistic behaviours: Children and comic strips.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26(3), 147-156.
- Streicher, L. H. (1967). On a theory of political carica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4), 225-427.
- Viola, W. (1936). *Child art and Franz Cizek*. Vienna: Austrian Junior Red Cross.
- Wilson, B., & Litgvoet, J. (1992). Across time and cultures: Stylistic changes in the drawings of Dutch children. In D. T. Hewood (Ed.), *Draw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p.75-88). Harlow, Essex, England: Longman.
- Wilson, B., & Wilson, M. (1982). *Teaching children to draw*.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Wilson, B., & Wilson, M. (1985). The artistic tower of Babel: Inextricable links between culture and graphic development. *Visual Arts Research*, 11(1), 90-104.
- Xiao, X. W. [蕭湘文] (2002). *Comics research: Th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漫畫研究：傳播觀點的檢視]*. Taipei: Wu Nan Book Store [台北：五南圖書].

定型性創作：是不是抄襲複製的行為？